

扬州才子

李涵秋文学研究

伍大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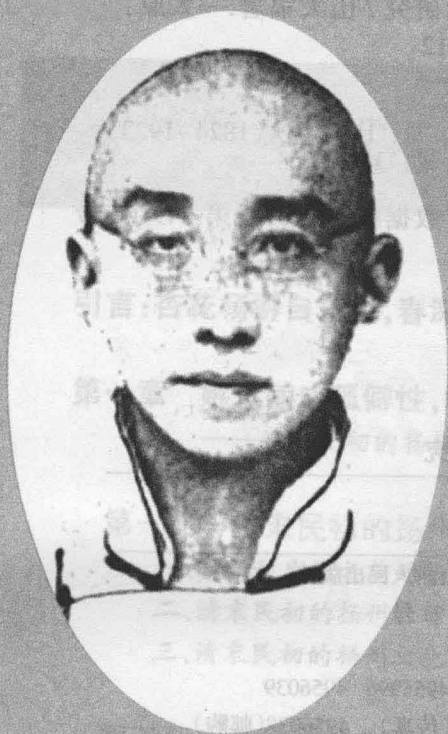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扬州才子

李涵秋文学研究

伍大福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才子李涵秋文学研究 / 伍大福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03-07085-6

I. ①扬… II. ①伍… III. ①李涵秋(1874~1923)
—文学创作—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860 号

扬州才子李涵秋文学研究

著 者: 伍大福

责任编辑: 高美然 王晓珑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商: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科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085-6

定 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引言

杏花杨柳自东风,春深燕子归何处

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强、文体意识的解放以及文学作品的高产,文学史家往往不得不选取作家擅长的主要文体作品作为研述对象,扬州才子李涵秋(1874—1923)就是以小说家的面目走进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的。一般而言,李涵秋的小说创作属于中国近代小说的范围。

我国古、近代小说研究中,有两个时段一度被人们忽视:一个是明代前中期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这样的通俗小说巨著之后,几乎没有再出现优秀的通俗小说,甚至连一般的小说也不多见,以致产生“通俗小说创作存在一段近二百年的‘空白期’”^①的看法,所以研究的人不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因为缺乏研究对象而无法研究;一个是清末民初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1898—1919),产生的著、译小说多达一万余种,几乎比此前我国历史上留存至今的通俗小说总和的五倍还多,^②作品太多,被人们认为质量不高,不值得研究。随着思想的解放,新方法、新视角不断被运用到我国古、近代小说研究中来,这两个时段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

① 欧阳健:《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2卷,2002(4)。

② 参看[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意，一些高品质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获得学界的瞩目与好评。比如陈大康先生的《明代小说史》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这“二百年的空白期”的小说创作；^①陈平原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主要抓住影响文学形式发生发展的独特文化现象切入”，“努力在整体的结构剖析中引入历史的因素”与“借助后世文学的接受、变异、重构来把握独特作家的独特贡献”，对清末民初二十年的小说创作进行梳理和论述。^②大康先生的著作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的“空白”认识和无法研究的思路，平原先生的两部著作^③掀起了人们研究清末民初小说的热潮。

晚清的小说研究从前并不热闹，但也谈不上寂寞，尤其四大“谴责小说”还是颇受学人重视的。^④相对而言，民初的小说研究更形落寞，这与它们头上的一顶大帽子——鸳鸯蝴蝶派——有关。“鸳鸯蝴蝶派跨近、现两代，它在大陆上倒是和民国相始终的。虽然这一派的作者大都出生于清代，有些在清末已开始写作，然而鸳鸯蝴蝶派的成型是在民国初年，它的兴盛甚至一度独霸文坛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五四’新文学崛起之后，鸳鸯蝴蝶派还占领了一定的市场并出现过繁华局面，和新文学由对峙而逐步衰落……”这一派的作者们标榜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以及多数作者自许为“售文”的“文字劳工”。^⑤过去对该派的评价都不高，20世纪40年代前该派遭到绝大多数新文学家的丑诋，五、六十年代更被判定为“反动逆流”，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之重新审视，指出其

①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②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③另一本指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④参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⑤参见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16页、5~13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

以娱乐性为中心的消费型特征,肯定其艺术上的尝试和影响,力求客观公正。^①

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我觉得我不太赞同这样的一种想法:‘文学’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定义,它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只要能找到,我们就能拿着它到处去衡量——这是‘好的文学’,那是不好的‘文学’。我不主张这样,但是我却清楚,在‘文学研究’之中,特别是‘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希望找到‘文学’终极定义的,有一大批的学者,他们真的希望最后找到什么是‘文学’。我个人觉得必须把眼光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间去,放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之下,才能认定哪些部类是‘文学’。”^②由此看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鸳鸯派”在我国文学史上曾经作为“小说创作主流”的地位。

李涵秋的小说创作时段(1905—1923)大体与“鸳鸯派”的“兴盛甚至一度独霸文坛”的时段相一致,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鸳鸯派”把持的报刊上,与他交往的文人大多属于“鸳鸯派”,他也被拉着参加过“鸳鸯派”的散漫组织——青社。因此,李涵秋自然被后人认为是“鸳鸯派”中的一员,并且由于突出的创作实绩被誉为该派“五虎将”之一,^③死后更被时人溢为“海内第一流大小说家”。^④其小说创作极为丰富,共有三十多种,胡适曾说:“在这颇长的年代下,李涵秋能继续他的创作力,先不用在质上说,就是量数和毅力的方面也颇可赞叹了”。^⑤

①参看裴效维主编:《近代文学研究》,582~595页,北京出版社,2002。

②旗歌编:《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③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58页,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

④贡少芹:《李涵秋》,天忏室出版,明星书局发行,1923。

⑤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小说卷),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对于李涵秋及其小说的研究,民国期间介绍其人的著述主要有《半月》杂志的纪念专刊、贡少芹的《李涵秋》,评介其小说的著述主要集中在一些“序言”中,大多比较短小,概而言之,不外指出其揭露过渡社会的怪现象,结构精巧,描写逼真生动,富有扬州味等等。多为印象式,未作系统阐述,但为我们保留了当时人们的阅读感受和直观看法,非常珍贵,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李涵秋小说创作的历史起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李涵秋小说作深入研究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了,但据我们目前所能够看到的,各种著作和论文中讨论的也大多是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一种。

魏绍昌与芮和师、范伯群等先生几乎同时出版的两种鸳鸯蝴蝶派资料里面,收录了几乎全部的李涵秋小说目录,^①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较早对《广陵潮》作出全面评价的著述是裴效维先生的《李涵秋及其〈广陵潮〉》,尽管这是一篇代序文章,但与民国时期《广陵潮》序文的浅谈辄止不同,既指出了《广陵潮》“拥护辛亥革命”的揭露现实主题与谴责小说的区别,也分析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并认为它的结构“取法于《红楼梦》”以及“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同时也不讳言它带有谴责小说“词气浮露”的毛病。^②随后,范伯群先生撰写了《早期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代表作〈广陵潮〉》,指出“他对社会新现象的描写‘带新’了言情的格调,使许多作者认为社会言情小说这一条路子,是当时中国读者很需要、因此也会受到欢迎的品种”。可以说,是范伯群先生首次把《广陵潮》定位为“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对它的结构还是坚持民国时

①参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600~6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66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②参见《广陵潮》,1~1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

期新文学家的看法,^①“常常是随随便便写来,散散漫漫成篇,各节自成起讫,靠贯穿人物作不自然的连缀,所以结构是很松散的”。^②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一至十二)收有《维扬社会小说泰斗——李涵秋》,不仅全面阐述了《广陵潮》的创作成就,而且肯定了它的巨大影响,同时对《怪家庭》也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李涵秋的作品大致可分为社会、家庭、言情三大题材系列,其他如侦探、武侠之类的小说是偶尔为之的……作为社会小说家,李涵秋的扫描视野还是开阔的。但待到他晚年时,他的作品中的家庭题材的分量就逐渐增加。他蛰居扬州一隅,不像他创作早期在武汉恭逢辛亥革命之盛举,于是他用了较多的笔墨去揭示中国士绅家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污垢,他并非自觉地去改造,却是想整肃中国的家庭制的衰败”。^③范先生还在《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言”中指出:“(《近》)套用前人格局是非常明显的了……已坠入黑幕小说的层次,因为它既没有时代的标征,又缺乏当时社会的特点,而只有千万年来一般化的人性或兽性的类型化的揭示……至少还存有下列的若干缺陷:一是大段的插叙,远离主线,使作品结构极为松散;二是任意编造,科学知识缺乏,连‘黑幕’也变的不伦不类(如写庸医害人后,再用药水一下子烂掉死者皮肤血肉,将一副白骨放在柜子里做模型之类的章节);三是大谈因果报应,冥冥之

①如胡适曾说“仍旧是那没有结构的《儒林外史》式的”,周作人曾说“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

②参见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120~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但我以为范先生并不完全赞同把《广陵潮》归入“社会言情小说”类型,只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范先生把它归入“社会言情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290~298页),而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又把《广陵潮》归入“社会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0~125页)。本人赞同范先生的归类。

③参见范伯群:《维扬社会小说泰斗——李涵秋》,1~20页,南京出版社,1994。



中,安排既定。”^①这些评说大致符合李涵秋后期有些小说的实际。范先生在他先后出版的著作中多次论述《广陵潮》,可以说是新时期研究李涵秋的最重要的学者。裴、范二位先生的许多论断,成为我们研究李涵秋及其小说的新的逻辑起点。其他如袁进先生、刘扬体先生、武润婷先生亦在自己的著作中以专节论述过《广陵潮》,皆有许多发明,但主要观点和裴、范二位先生差别不大。^②齐裕焜先生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中,明确指出“《广陵潮》开启了社会言情小说这一流派,影响深远”,对它的讽刺艺术作了一定的阐发。^③袁进先生在《战地莺花录》的“前言”中,肯定这部小说爱国主题、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述编织故事情节的能力,以及熔“言情”与“社会”为一炉的写法,但也指出李涵秋不懂“爱情”的局限,^④这是寡闻如我者所看到的当代学者对《战地莺花录》仅有的评价文字。

20世纪40年代有人这样论述《广陵潮》,这是与当代学者的研究有所区别的。

《广陵潮》在文字的运用上似已脱去了“礼拜六派”小说的窠臼,而用当时的国语,这是表现时代化的第一步。其次在内容上,它不但矫正了“礼拜六派”小说的一贯公式“才子佳人恋爱磨难”主义,且竟毅然地将眼光挪移到乡村中去,这实可为当时小说坛上放一异彩,为后几年的“五四”运动奠上培基。所以不但当时的“礼拜六派”的小说家对他都加以礼赞,就是素以反对这种思潮的新文学运动者们也极力对他加以赞扬。“礼拜六派”巨子周瘦鹃说:“他(李涵秋)对于中

①参见李涵秋:《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7~12页,漓江出版社,1994。

②参见袁进:《鸳鸯蝴蝶派》,68~77页,上海书店,1994;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139~15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武润婷:《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411~42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③参见齐裕焜、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415~41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④参见李涵秋:《战地莺花录》,1~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下社会说法,确是极嬉笑怒骂的能事。”胡寄尘说:“在近代小说家内,可与吴趼人颉颃,而超过李伯元之上,不愧是一个作家。”胡适也说:“民国成立时,南方的几位小说家,都死了,小说界忽然又寂寞起来。这时代的小说,只有李涵秋的《广陵潮》还可读;但他的体裁,仍旧是那没有结构的《儒林外史》式的。”赢得反对的人对自己也能说几句恭维话,这恭维大约必是真实而恳挚的恭维了吧!①

这段论述指出了《广陵潮》与“礼拜六派”的不同之处,特别明确它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把它放在小说史的转折点上显示了它的转型意义。但是,这里的说法也有不确切的地方——《广陵潮》本来创作于“礼拜六派”之前,无所谓脱去或矫正“礼拜六派”。李涵秋的其他小说也不乏这些特色,甚至有些地方还超过了《广陵潮》,却很少被人提及了。但不管怎么说,李涵秋及其小说应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目前是没有人怀疑的了。

李涵秋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八十多年,回顾一下这么多年中国文学、文化变迁的风风雨雨,我们再读一篇李涵秋辞世时《新文化先生们对于涵秋死后的杂感》的文章,当有不少感慨吧。

上海死了一个李涵秋,北京死了一个赵逸叟,这在《小时报》眼光看来,当然是艺术界消息。上海报纸的附张界,撰文哭他们的,替他们做传略的,已不知有多少起。对于这两起死耗,如果说句真话,那么我也不怕人冤我刻薄,我实在更希望李涵秋派的小说和赵逸叟派的昆曲都跟着他们死亡,替他们殉葬。

①王俊年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小说卷),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所谓“礼拜六派”,本是周瘦鹃对于别人把自己归入“鸳鸯蝴蝶派”不满的辩称。王钝根等于1914年6月创办《礼拜六》杂志,作为当时语境的“礼拜六派”似乎应该从1914年以后算起,尽管现在有些学者认为“礼拜六派”和“鸳鸯蝴蝶派”可以互称(参见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而《广陵潮》始作于1908年,至1914年已写完大半,基本格局已经定型。



但是有两件事我是死不能忘的。记得李涵秋初露头角,在无锡(按:应为上海)的《小说林》里投稿的时候,他的见解比现在上海的《小说世界》、《礼拜六》诸公固然要高出万倍,就是比现在南京那班开口安诺德、闭口莎士比亚以及什么含泪的批评家的见解也高出千倍,可惜社会害了李涵秋,他的东西越做得不成样子,欢迎的人便越多。人们在进化的程度上优游着,于是伺候民众的小说家也跟了民众在进化的程途上优游着,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根本上没有什么进步。所以反映人生的小说家,除了新兴作家受欧化的几位以外,实在比从前只有不如。涵秋为生活起见,被民众骗了一生,他的作品只是他的被骗的证据,所以我希望他们与涵秋殉葬。这一件是我不能忘的。

我从前也随赵逸叟学过昆曲,如果像袁寒云一般,不怕肉麻一点,那我也不妨忝列门墙,叫一声“赵逸叟师”。他最使我不能忘的是对于曲谱的认真,虽然韩世昌被他害了后半生,把声音弄得个不南不北。我们很以为大可不必,但他于音调一端,已经这样不肯苟且,现在演新剧的人而尚有不屑读剧本的,见赵逸叟也当愧死罢。

涵秋、逸叟们的坏艺术以致不是艺术,我们决不容情让他在世界上多占一席地,但涵秋、逸叟的精神,竟有我们青年所不可及的,我们还是赶快努力罢。^①

赵逸叟就是民初与吴梅齐名的曲学名家赵子敬,他培养过北昆代表人物韩世昌。昆曲确实一度没落了,几乎成为旧文化的代表。为了保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众多文化人的努力下,昆曲不仅引起国内观众和学者的兴趣,而且走向世界,被申报了人类口头

①《半月》第二卷第二十号(1923年6月):海鸣自北京寄《新文化先生们对于涵秋死后的杂感》。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①这大概非属名为“浩”的“新文化先生们”所能料到的吧。就此而言,李涵秋颇为幸运——他和他的作品能够被时人与赵逸叟和赵逸叟的昆曲相提并论。但不幸的是,李涵秋和他的作品大多尘封依然,不仅其人其作不为学界所重视,甚至连其名对于很多学者来说也极为陌生。我们选择李涵秋及其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为了彰显他的“精神”,也希望从前被人们看做“坏艺术以致不是艺术”的许多作品能够“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但该文中说李涵秋的“东西越做得不成样子,欢迎的人便越多”,这种情况在李涵秋的后有些小说中大致是存在的。

无论褒贬,李涵秋及其小说已是后来的文学史家无法绕过的一环,但他比较丰富的诗文作品几乎没有人或文学史著论述过。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说:“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②“全篇”、“全人”是论人衡文的基础,如果置李涵秋的诗文于不顾,又怎能谈得上比较客观全面地论衡李涵秋及其作品呢?因此,本书除了集中笔墨探讨李涵秋的小说创作外,特辟一章专门阐述他的诗文,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书注重原始文献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掌握李涵秋及其作品的资料,在前贤和时彦的研究基础之上,运用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叙事学等理论,结合纵横比较的方法,或发明,或补充,或纠讹,或别立,多浑涵已有成说,间缀一己心得,既不敢掠他人之美,也不愿掩自己之失,但求不要太误解了扬州人李涵秋,也算心安了。

①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中国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9个国家之一。

②《鲁迅全集》,六卷,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本书的章节安排既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第一章着重论述李涵秋与扬州的人地关系,结合李涵秋的家庭、交游情况探讨他的人格特征,以后各章述说他的创作情况;也遵循李涵秋的创作实际——阶段性的体式转型比较明显,李涵秋三十六岁之前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三十六岁以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贯其一生,都有一些散文创作。第二章论述李涵秋的诗文创作,以后各章重点研讨李涵秋的小说创作。就其小说创作而言,时段较长,数量较大,虽然有所变化,但也有内在的统一性,为了避免重复阐释,采用面点结合的办法。第三章主要探研李涵秋小说创作的发生动机及其传播与嬗变轨迹,以期全面呈现李涵秋小说创作状况和发生发展的逻辑。第四章、第五章选取不同时段的代表性小说作品,重点阐发李涵秋小说描述的家庭和社会内容。第六章结合代表性小说作品着重探究李涵秋小说创作的叙事特色。这些论述都力求结合传统和当时的创作实际揭示李涵秋文学创作的承传与变创之点。结语部分从为人和为文两个方面,简单阐述李涵秋及其作品对当时和后来的作者和读者的影响,以期能够揭示其合适的历史地位。

二十岁的李涵秋曾作一首七言歌行《题汤芷沅先生春溪泛棹图照》,绮语纷披,香馨满纸,极现春天的美好,结尾却发出一句孤独的叩问:“杏花杨柳自东风,春深燕子归何处?”这仿佛是他自己的宿命。是啊,20世纪的中国文学百花齐放,春光烂漫,可李涵秋犹如一只游离其外的燕子,他能进入这座文艺的百花园吗?我想随着偏见的消除和思想的解放,今人与来者一定能够领略其独特的风致。

目 录

引言:杏花杨柳自东风,春深燕子归何处 / 1

第一章 嫉世酿成孤僻性,学禅难破爱嗔关
——清末民初的扬州与李涵秋 / 1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扬州 / 1

- 一、李涵秋生活之前的扬州 / 1
- 二、清末民初的扬州社会心态 / 4
- 三、清末民初的扬州文化生态 / 6

第二节 李涵秋的生平 / 11

- 一、求学侍亲(1874—1904) / 11
- 二、坐馆游幕(1905—1909) / 13
- 三、教书写作(1910—1920) / 14
- 四、编辑写作(1921—1923) / 16

第三节 李涵秋的交游 / 19

- 一、扬州家居时期 / 19
- 二、武汉壮游时期 / 26
- 三、返扬旅沪时期 / 34



第四节 李涵秋的人格特征 / 41

- 一、半女性化的内倾个性 / 41
- 二、传统市民的生活态度 / 45
- 三、狂狷磊落的才士气习 / 47
- 四、持守孝悌的人伦美德 / 51
- 五、宽和敬业的人事品性 / 54
- 六、嫉世忧国的复杂心态 / 56

第二章 摇荡性情与抒写物理

——沁香阁诗文的寒士情怀 / 60

第一节 沁香阁诗的抒情美质 / 61

- 一、沁香阁诗概说 / 61
- 二、前期多以绮语呈疏狂 / 62
- 三、后期多以平淡蕴沉郁 / 71
- 四、沁香阁诗的诗学渊源 / 90

第二节 沁香阁文的庄谐美质 / 93

- 一、《沁香阁文集》言庄意严 / 94
- 二、《沁香阁游戏文章》语谐意讽 / 100

第三章 始则忤情效颦,终于名埒包林

——李涵秋小说创作的发生及其传播与嬗变 / 108

第一节 李涵秋小说创作的发生 / 109

- 一、与李涵秋同时的“鸳蝴派”代表作家创作动机概说 / 109
- 二、李涵秋小说的创作动机 / 114
- 三、李涵秋的人格特征和创作动机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119

第二节 李涵秋小说创作的传播与嬗变 / 121

一、清末民初小说创作观念的流变 / 121

二、李涵秋小说创作的分期和特点 / 132

第四章 家庭写照与身世之感

——对古代小说中家庭叙事的继承与丰富 / 160

第一节 李涵秋小说中家庭叙写的类别与特点 / 162

一、李涵秋小说中家庭的类别 / 163

二、李涵秋小说中家庭叙写的特点 / 166

第二节 家庭生活叙写中的主题分析 / 177

一、死亡主题 / 177

二、婚恋主题 / 183

三、家庭教育和家庭成员关系主题 / 186

第五章 锋镝余腥无避地,况值疮痍未已

——清末民初过渡社会的折射与反光 / 195

第一节 过渡时代的两大社会主题:革命与共和 / 196

一、肯定革命思想,反对暴力滥杀和腐败混战 / 196

二、共和制度建设的混乱 / 200

三、爱国运动中大多数学生的进步性和少数人的投机性 / 202

第二节 失衡社会生态里的人物群像和时代话题 / 204

一、见利忘义的士人群体与社会改造的困难 / 205

二、觉醒的妇女群体与自由平等精神的离合 / 210

三、堕落不堪的宗教人物与异国文化的审视 / 214



四、鱼龙混杂的工农阶层与底层力量的滋长 / 217

第三节 李涵秋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与苦乐人生 / 218

一、暴露民间迷信对人生的戕害 / 219

二、摹写人生礼仪,揭示人情世态 / 221

三、描述岁时节日,表现痛苦人生的短暂欢乐 / 224

第六章 结构穿插,曲曲传来

——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继承与突破 / 227

第一节 叙事结构的刻意求变 / 229

一、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特点 / 229

二、李涵秋小说的结构透析 / 230

第二节 叙事视角对古代传统的承革 / 238

一、全知叙事视角的自然流露 / 239

二、限知叙事视角的自觉运用 / 241

第三节 叙事语言的地域性和独特性 / 255

一、叙述语言的多样化 / 256

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 272

结语:文字媚人同妾妇,酒棋误我不公侯 / 282

附录一:李涵秋年谱初编 / 294

附录二:李涵秋小说与诗文集叙录 / 330

参考文献 / 349

后 记 / 356